

古史紀年卷八

閩中林春溥鑑塘纂

帝辛下

四十二年

原註周武王元年。案孔鄭劉欲皇甫謚之徒。並云文王受命改元九年崩武王上續受命之年不復改元。欲明其卒父業以求合夢齡之說。皆屬誣妄。歐公辨之詳矣。紀年於此紀元獨得其正。

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尚

大戴記曰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

古史紀年卷八

一

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機鑑盥盤楹杖帶履屨觴豆戶牖劔弓矛為銘焉呂氏春秋曰武王有戒慎之銘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怠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

視爾所代機之銘曰皇皇維敬口生詭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金匱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陰謀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

自照者見吉凶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

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

曰惡乎危於忿寔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

後漢書注引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

恭則壽履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金匱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

觴豆之銘曰食自杖杖自食戒之僑僑則逃陰謀錫銘曰樂極則

悲沈湎致非社稷為危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勲弗志而

曰我知之乎無勲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

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金匱書戶曰出畏之入懼

之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金匱書牖

曰闕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

古史紀年卷八

則興倍德則崩金匱書劍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刀曰刀利磔磔無為汝開

書鋒曰忍之須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

過予之銘曰造予造予少閒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

聞以戒後世子孫御覽引金匱書冠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為德咎書車曰自致者

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門曰敬遇賓客賤無二書鑰曰昏謹守深察詛書視曰石墨相賓而黑

邪心讒言無得汙白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早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後漢書注引凡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

忘亡孰惟二者後必無引太公陰謀武王衣之銘曰柔鬻若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御覽引筆銘曰毫

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筆銘曰馬周書序曰文

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極則敗

王既沒武王嗣位告周公禁五戎作彘武維王元祀一

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嗚呼維在文考之緒功維周

禁五戎五戎不禁厥民乃淫一曰土觀幸時政匱不疑

二曰獄讎刑蔽姦吏濟貸三曰聲樂四曰飾女滅德四

曰維勢是輔維禱是怙五曰盤游安居枝葉維落五者
不距自生戎旅故必以德爲本以義爲術以信爲動以
成爲心以決爲計以節爲勝務在審時紀綱爲序和均
○里以匡辛苦見寇○戚靡適無○勝國若化不動金
鼓善戰不鬪故曰柔武四方無拂奄有天下武王忌商
周公勤天下作大小開武二篇大開武曰維王一祀二
月王在鄆密命訪于周公旦大衍歷曰己卯文王崩明
年武王卽位新歷孟春定
朔丙辰於商爲二月故周書曰維王元祀
二月丙辰朔武王訪於周公與今本微異曰嗚呼余夙
夜維商密不顯誰和告歲之有秋今余不獲其落若何
周公曰茲在德敬在周其維天命王其敬命遠戚無十
和無再失維明德無佚佚不可還惟文者恪勤戰戰何
敬何好何惡時不敬殆哉王拜曰允哉余聞國有四戚

古史紀年卷八

三

五和七失九因十淫非不敬不知今而言維格余非廢
善以自塞維明戒是祇周公拜曰茲順天天降寤于程
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維王其明用開和之
言言孰敢不格四戚一內同外二外婚姻三官同師四
哀同勞五和一有天維國二有地維義三同好維樂四
同惡維哀五遠方不爭七失一立在廢二廢在祇三比
在門四詔在內五私在外六私在公七公不違九因一
神不饗二德有不守三才有不官四事有不均五兩有
必爭六富有別七貪有匱八好有遂九敵有勝十淫一
淫政破國動不時民不保二淫好破義言不協民乃不
和三淫樂破德德不純民乃失常四淫動破醜醜不足
民乃不讓五淫中破禮禮不同民乃不協六淫采破服

服不度民乃不順七淫文破典不式教民乃不類八淫權破故故不法官民乃無法九淫貨破職百官令不承十淫巧破用用不足百意不成嗚呼十淫不違危哉今商維茲其唯第茲命不承殆哉若人之有政令廢令無赦乃廢天之命訖文考之功緒忍民之苦不祥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維草其宅之既秋而不獲維禽其饗之人而獲飢云誰哀之王拜曰格乃言嗚呼夙夜戰戰何畏非道何惡非是不敬殆哉

有女化爲丈夫

墨子曰至乎商王紂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爲男潛潭巴曰女子化爲丈夫賢人去位天子獨居京房曰女化爲男茲謂陰昌賤人爲政其國必亡

四十三年

武王二年

古史紀年卷八

四

周書小開武曰維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嗚呼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極敬聽以勤天命周公拜手稽首曰在我文考順明三極躬是四察循用五行戒視七順順道九紀三極既明五行乃常四察既是七順乃辨明勢天道九紀咸當順德以謀罔惟不行三極一維天九星二維地九州三維人四左四察一目察維極二耳察維聲三目察維言四心察維念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蒼位木四白位金五黃位土七順一順天得時二順地得助三順民得和四順利財足五順得助明六順仁無失七順道有功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

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時候天視可監
時不失以知吉凶王拜曰允哉余聞在昔訓典中規非
時罔有恪言日正余不足

春大閱

拾遺記曰紂之昏亂欲討諸侯使飛廉惡來誅戮賢良
史記曰中衍元孫曰中湑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
有子二人一曰惡來第曰季勝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
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寰宇記絳州正平縣有蜚廉城蜚
廉事紂所居又蒲州龍門縣南七里亦有蜚廉故城
取其寶器埋於瓊臺之下使飛廉等惑所近之國侯服
之內使烽燧相續紂登臺以望火之所在乃與師往伐
其國殺其君囚其民收其女樂肆其淫虐神人憤怒時
有朱鳥銜火如星之照耀亂以烽燧之光紂乃回惑使
諸侯滅其烽燧

古史紀年卷八 五

嶢山崩

淮南子曰當紂之時嶢山崩三川涸
初學記引作礪山
一統志曰嶢山在

藍田縣南
二十里
四十四年武王三年

周書序曰武王評周公維道以為寶作寶典維王三祀
二月丙辰朔大衍歷引
作元祀王在鄗召周公旦曰嗚呼敬哉
朕聞曰何修非躬躬有四位九德何擇非人人有十姦
何有非謀謀有十散何慎非言有三信信以生寶寶
以貴物物周為器美好寶物無常維其所貴信無不行
行之以神振之以寶順之以事明眾以備改口以庸庶
格懷惠四位一曰定二曰正三曰靜四曰敬九德一孝
子二愉愉三慈惠四忠恕五中正六恭遜七寬宏八溫

直九兼武十姦一窮口于靜二酒行于理三辯惠于智
四移潔于清五死勇于武六展允于信七比譽于讓八
阿眾于名九專愚于果十愎孤于貞十散一廢口口口
口行乃泄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四說咷輕意乃傷營立五行恕而不願弗憂其圖六極
言不度其謀乃費七以親為疎其謀乃虛八心私慮適
百事乃僻九愚而自信不知所守十不釋太約見利忘
親三信一春生夏長無私民乃不迷二秋落冬殺有常
政乃盛行三人治百物物德其德是謂信極信既極矣
嗜欲口在在不知義欲在美好有義是謂生寶周公拜
手稽首興曰既能生寶未能生仁恐無後親王拜曰格
而言上設榮祿不患莫仁仁以愛祿允維典程既得其
祿又增其名上下咸勸孰不競仁維子孫之謀寶以為
常

古史紀年卷八

西伯發伐黎

前編曰紂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今地理三百餘里

耳則黎者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自史遷以地理三百餘里
載黎繼之以祖伊之告於是傳註皆以為文王失之紂
賜文王得專征伐若崇若密況率西方諸侯也自關河
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況率西方諸侯也自關河
至洧水又曰西伯將焉之蓋武王之未伐商襲爵猶故
其稱西伯
有自來矣

書序曰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

戡黎

周書序曰商謀啟平周周人將興師以承之作
呼商其威宰維日望謀建功謀言多信今如其何周公
日時至矣乃與師循故案豐謀序與戡黎序相似當
即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

我般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論衡曰紂時災異繁非先

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
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
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
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
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四十七年武王六年丙史向摯出奔周

呂氏春秋曰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逃惑也於是載
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
於酒德避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妣已爲政賞罰無方不
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淮南子曰

四十八年武王七年夷羊見

太史公向藝先歸文王
暮年而紂乃亡○說異

古史紀年卷八 七

周書度邑曰惟天不享于殷夷羊在牧飛鴻滿野徐廣曰夷
羊怪物也飛
鴻蟻蠖也述異記曰殷紂時大龜生毛而免生角是

甲兵將興之兆

二日並出

墨子曰紂時夜中十日呂氏春秋曰晝見星天雨血荆
州占曰兩日俱出是謂亂明淮南子曰武王蔭暘人於
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

五十一年武王十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案大衍
歷云武

王十年夏正月戊子周師始起竹書稱十一月
蓋猶是商正也然史以爲九年觀兵二說不同

史記曰武王卽位九年上祭於畢時在四月見書大傳
大誓鄭注曰周四月

也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周書序曰武王將起四月
商寤有商微作寤微維四月朔王告微召周公旦曰嗚
呼謀泄哉今朕寤有商驚予欲與無口則欲攻無庸以
王不足戒乃不興憂其深矣周公曰天下不虞周驚以

竊王王其敬命奉若稽古維王克明三德維則威和遠

人維庸攻王禱赦有罪懷庶有茲封福監戒善敗護守

勿失無虎傅翼將飛入維擇人而食時用臧不極時乃無

敵王拜曰允哉余聞曰維乃予謀謀時用臧不極時乃無

維天而已余維與汝監舊東觀兵至於盟津徐廣曰謀

之祿咸祗曰戒戒維宿武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旦會於孟津周云史記

武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旦會於孟津周云史記

從武王與之伐紂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尸子曰武

此與今史記合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尸子曰武

尸而行海內未定故武王自稱太子發詩正義引我應

不為三年之喪矣武王自稱太子發詩正義引我應

武王曰我終之後極稱太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

子河洛復告遼朕稱王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

告司馬論衡曰師尚父為司徒司空諸節魯世家曰齊

稟信哉子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

以定其功遂興師伯夷傳曰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左

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案不葬之說

與九年祭畢諸自相抵牾汲冢書又師尚父號曰總爾

以叩馬之諫在武王十三年渡河時

古史紀年卷八

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齊世家曰師尚父左杖黃鉞

庶爾衆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

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

聲魄云書大傳大誓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

諸侯一純志曰孟縣在懷慶府城南六諸侯皆曰紂可

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越絕書曰

千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

王囚箕子殺王子比干微子出奔

史宋世家曰微子數諫紂不聽家語曰微子啟帝乙之

諸侯入為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寰宇記潞州潞城縣有

微子城在縣東北二十里又博州聊城縣亦有微子城

紂之庶兄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

封邑於此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

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孔安國曰太師三公箕曰殷不

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孔安國曰太師三公箕曰殷不

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於上紂沈湎於酒婦人是
用亂敗湯德於下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
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興相為敵讎今殷其
典喪若涉水無津涯殷遂喪越至於今日曰太師少師我
其發出往吾家保於喪今女無故告予顛隴如之何其
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災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
舊有位人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誠得治國國治
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殷本紀曰微子
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新論曰微子傷殷之將亡終不可
奈何見鴻鵠高飛援琴作操其聲
清以比干曰宋世家曰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家
注曰比干四月四日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路史
日生未知所本為人臣者不得以死爭乃強諫紂
韋昭洞歷記曰紂無道
比干作秣馬金闕歌
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

古史紀年卷八

比干觀其心

正義引括地志曰比干見微子去箕子狂
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進諫不去者三日紂問
何有自持比干曰修善行仁以義自持紂怒曰吾聞聖
人心有竅信諸遂殺比干視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為

奴紂又囚之

韓詩外傳曰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
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宋世家
曰紂為淫洗箕子諫不聽人或曰比干髮佯狂而去宋世家
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彭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
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
箕子操尸子曰箕子胥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
免也○案宋世家謂比干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刻
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
君有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有
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其次弟與紀年合而
與本紀不同今考微子之去實問於父師少師父師即
箕子少師即比干則死與紂實在後當以本紀為是而
在後志以比干之死最殷之太師疵少師自本紀

持其祭樂器奔周

紂地志以比干之死最
在後志以比干之死最
殷之太師疵少師自本紀
周本紀見乃

五十二年武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殷大衍歷曰竹書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而管子

及家語以為十二年蓋通成君之歲也今案出師在十一年克殷在十二年通成君之歲則十三年也

史記曰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

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

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太公金匱曰太師少師抱其樂器樂器奔周內

史向摯載其圖法亦奔周武王問太公曰殷已亡三人可伐乎太公曰天與不取反受其殃非時而至是謂妄

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易失也呂氏春秋曰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亂其亂矣讒惡勝矣武

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甚矣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遠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惡勝矣命曰戮賢者

出走命口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

周書序曰周將伐商順天革命申喻武義以訓乎

民作武順武穆二篇武順曰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

尚右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心有四佐不和曰

古史紀年卷八 十

廢地有五行不通曰惡天有四時不時曰凶天道曰祥

地道曰義人道曰禮知祥則壽知義則立知禮則行禮

義順祥曰吉吉禮左還順天以利本武禮右還順地以

利兵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陣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兩

爭曰弱參和曰彊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五以成室

室成以生民民生以度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

曰四枝元首曰末五五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居前曰開

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

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

三卿一長曰辟辟必明卿必仁正必智右必和佐必肅

伯必勤卒必力辟不明無以慮官卿不仁無以集衆伯

不勤無以行令卒不力無以承訓均卒力貌而無比比

則不順均伯勤勞而無攜攜則不和均佐肅敬而無留
留則無成均右和恭而無羞羞則不興辟必文聖如度
元忠尚讓親均惠下集固介德危言不干德曰正正及
神人曰極世世能極曰帝

秋周師次于鮮原

周書序曰武王將行大事乎商郊乃明德口衆作和寤

武寤二篇和寤曰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注近岐州之地也小山曰

鮮召邵公奭畢公高王曰嗚呼敬之哉無競惟人人允

忠惟事惟敬小人難保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惟風行

賄賄無成事繇繇不絕蔓蔓若何毫末不掇將成斧柯

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唯固允讓德降為則振于四方

行有令問成和不逆如用禱巫神人允順

古史紀年卷八

十一

冬十有二月周師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髻微盧彭濮從周

師伐殷

國語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史記曰武王伐紂吹律聽

氣相并而音尙宮尸子曰武王伐紂魚月在天駟日在

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三統歷曰文王受命歲

在大祥而伐紂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自文王受命

而至此十三歲亦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傳

日在析木箕七度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一月戊傳

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辰星

始見大衍歷曰竹書武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先儒

復伐商推武王元祀二月丙辰朔距伐商日月不為相

距四年所說非是武王十年夏十月戊子周師始起

於歲差日在箕十度朔析木津也晨初月在房四度又

柄壬辰周正月庚寅朔日二十度其明日武王自宗周

次於師所凡月朔而未見曰死魄夕而成光則謂之朏

朏或以二日或以三日故武成曰維一月壬辰旁死魄

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是時辰星與周師俱
進由建星之末厯牽牛須女涉顛頭之虛戊午師渡孟
津而辰星伏於天竈故國語曰周始革命○案大衍歷
維是歲歲星始及鶉火其明年周始革命○案大衍歷
之說實據竹書其年為該只月朔較三統前一日以後
皆合但謂武王十年夏正十月戊子周師始起又三日
年正月克殷也而其距甲子昧爽纔三十日耳是十一
年五月克殷也而竹書是年閏秋及冬至明年始敗殷
甲子見於武成世俘者甚詳并依三統歷次之說此後
成日惟一月壬辰旁死魄二日統歷推為周二月也越翼日

癸巳三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史記曰武王將伐紂卜
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
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四萬五千人

以東伐紂古今注曰武王伐紂
大風折蓋太公因而制曲蓋焉周書武寤曰王赫奮烈

八方咸發高城若地商庶若化約期于牧按用師旅商
不足滅分禱上下王食無疆王不食言庶赦定宗尹氏

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神無不饗王克配天合于四

古史紀年卷八

士

海惟乃永寧書大傳曰惟丙午十六王逮師三統歷曰
師初發以

惟十一月戊子蓋王後發至是始與師相及也世俘曰
商王紂案是月無丙辰當為丙午前師乃鼓鼗躁師乃
即指逮師言也丁巳當為丁未

惛前歌後舞呂氏春秋曰武王至鮪水水經曰河水又
東過鞏縣北注

云縣北有山其下有穴謂之鞏穴直穴有洧謂之鮪水
洧自鮪穴已上又兼鮪稱呂氏春秋武王伐紂至鮪水
即是○案方輿紀要洧水出河南登封縣北三十八里
陽城山在今孟津縣西南百餘里當為未至孟津前二

日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
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謁至世紀作
何日至

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呂氏春秋曰武
王使叔旦就膠
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膠鬲行
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膠鬲行

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
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

不至是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

戊午二十師渡孟津增

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案書序年月正與竹書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方輿紀要曰孟津舊縣在今縣東

武王伐紂由此濟河作泰誓三篇泰誓上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

于孟津釋文曰泰誓年月不與序相應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王曰嗟我友邦冢

君越我御士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

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

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

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

古史紀年卷八 三

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

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

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

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

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

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

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此未渡武成曰既戊午

師渡孟津淮南子曰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

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馮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

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拾遺記曰周武王東伐紂夜濟

河時雲明如晝八泰誓中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

百之族皆齊而歌

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
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
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顓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
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
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輔諫謂已有天
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
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
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
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
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

古史紀年卷八

齒

百姓凜凜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

永世此既渡河作○史記曰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

於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

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故今予發維泰誓下曰時厥明

二十九日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我西土君子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

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

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

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

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

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

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

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
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
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
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原註湯滅夏以至於受

通志紂三十三年經
世前編云三十二年

二十九年王

史世用歲四百九十六年原註起癸亥終庚寅○史殷
本紀表闕引汲冢紀年文同
易稽覽圖亦云殷四百九十六年今以本書核之自湯
至受實三十一王起癸亥終庚寅實五百八年於數不合
殊不可解案左傳王孫滿稱商祀六百三統歷世紀並
云六百二十九年其各王年數具見通志大衍歷不計
伐夏之年爲六百二十八年蓋較紀年多周二甲子似
爲得之而經世前編並云六百四十四年未知何據商
歷又作四百五十八年

古史紀年卷八終

古史紀年卷八

十五

周武王

原註名發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伐殷清水注引同○呂氏春秋曰

年而成甲子之事與紀年合國策曰文王拘於羑里武王羈於玉門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至於邢丘案在今懷慶府東南七十里入溫縣界

楯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

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

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乃修武勒兵於甯案在

東武縣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說苑曰武王伐紂過隧

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

古史紀年卷九

地而奮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天洒兵也卜

而龜燿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

擊象荀子曰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案左傳鄢

兵忌蓋指已未晦發自河朔而言故下云出三日也東

面而迎太歲淮南子曰彗星出至汜而汜淮南子作至

水源出汜水縣南四十里方山縣案懷水案汜

西三十里為偃師縣界在河之南至懷而懷陟縣西南

十一里至共頭而山隧案共山今輝縣北七里屬衛輝

屬河北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般常

就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

祀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諱異

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以此紹般是以亂易暴也吾聞

下閻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天

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

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劓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

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案戚今

開州北

五里屬大名府在衛輝之東疑非所經

暮宿於百泉案在今輝縣西北七里屬衛輝厭日

於牧之野孔傳曰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疏引皇甫謐曰在朝歌南七十里孔晁謂去朝歌二十里郡國志朝歌南有牧野注云去縣十七里寰宇記衛州汲縣本紂之都近郊十三里武王戰於牧野即其地

二月殷正月癸亥四陳于商郊增

書武成曰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國語曰王以二月

癸亥夜陳未畢而雨尉繚子曰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之億周書曰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書序作戎車三百兩虎賁

三百萬書大傳曰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

歡樂鼓舞以待旦祭統曰舞莫重於武宿夜皇侃以為因此以名曲論衡曰太公陰謀書武

王伐殷兵至牧野晨舉脂燭推掩不備

甲子增敗之于姆野清水注引同

古史紀年卷九 二

史記曰二月甲子昧爽世倅曰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

乃誓魯世家曰周公蓋殷正月也而猶云十一年誤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遠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國家君司徒司馬司空

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髡微纘彭濮人華陽

矛予其誓國志曰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巴蜀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倒戈稱爾戈比爾干立爾

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棄其

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

是長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茲軌于商國今予發

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

子勉哉不過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

子尙桓桓如虎如罷如豺如離于商郊不禦克奔以役

西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誓已諸侯兵

車會者四千乘陳師牧野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

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虎旅百萬

陳於商郊起於黃鳥至於赤斧淮南子日師起容關至

浦水士億有餘萬六韜日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

崇侯虎等舉六百石重沙二十四人圍策日紂率天下

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

流以與周武王使師尙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

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

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鬻子曰武王

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新書日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

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書大傳日紂之卒輻分

紂之車五裂紂之甲魚鱗不賀乎武王墨子曰武王與

殷人戰乎牧之野手禽費仲惡來衆畔而走淮南子曰

當戰之時十日亂中紂走入登於鹿臺之上蒙衣其珠

於上風雨擊於中紂走入登於鹿臺之上蒙衣其珠

古史紀年卷九 三

玉自燔於火而死世俘日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琚

四千五日武王乃俾于千人求之庶玉則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注云紂身不盡

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清水注引同賓字記引武王擒紂

史記日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

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書大傳日紂死武王

召太公而問之曰入殷奈何太公日臣聞之也愛人者

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骨餘何如武王日不可

名公趨而進日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涖咸劉厥

敵母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日不可周公趨而進日臣聞

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商國百姓

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商國百姓

咸待於郊世紀日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

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日是我新

君也容日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臨眾果於進眾威怒

公至民日是我新君也容日非也視其為人斫斫休休

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眾不惡

而嚴是以知之見武王至民日是我新君也容日然聖

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諸商

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孟子曰王曰無畏

也若崩厥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

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克殷解以黃鉞斬紂頭尸子

王親射惡來之口縣大白之旗新書曰紂走還於寢廟

親碎殷紂之頸位舉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而紂之官

乃使人帷而守之民擗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案

此說近理淮南子曰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

誅文王於羗里是又未死也而補龜策傳曰紂不勝敗

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身死不已而至紂之嬖妾

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抑亦甚矣

二女克殷解作適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

劍斬以元鉞殷本紀曰殺紂如已古今注曰太公以元鉞

斬紂以元鉞斬紂已寰宇記曰紂已墓在乾州西五里

莫谷河西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世俘曰

半崖波內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執矢惡

臣百人史記曰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

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椁銘曰帝

古史紀年卷九

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椁以華氏死遂葬於霍

遂分天之明清水注

其明日乙丑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

先驅武王第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

小鉞魯世家克殷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閔天皆執劍

以衛武王既入立於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克殷解作

左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齊世家作

叔傅禮召公奭贊采師尙父牽牲尹佚筮祝曰殷之

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墨子曰武王

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

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

明命克殷解作周公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說苑曰上

誰之玉也日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
日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日誰之女也日諸侯之女
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日武
王廉於色也書大傳日歸傾宮之女

立受子祿父是為武庚

史記日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宋世家日武王克殷

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
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
之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案微子出亡在商安得有面縛
之事前編從王柏之說謂面縛銜璧者在即武庚是也

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

治殷案此時尚未有監之名故第日相說見後

丁卯日太公望告俘

周書世俘日太公望命禦方來注云太公受命丁卯望

至告以馘俘案孟子稱有攸不為臣東征滅國者五十此類是也

戊辰日追祀文王反商政

古史紀年卷九

世俘日戊辰王遂禦循追祀文王注云禦循追祀以苑紂告祖考壇帷而祭

時日王立政武成日乃反商政政由舊呂氏春秋日武

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眾之所說民之所欲殷
之遺老對日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日
拘救罪分財棄責以賑困窮三日之內與謀之政出
士分為諸侯諸大夫賞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史記日

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呂氏春秋日靖箕子之宮滏

之廟周書序日武王既釋箕子囚命畢公克殷解作湯

俾民辟寧之以王作箕子○篇亡命畢公畢公衛叔釋

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殷本紀日商容賢者百姓愛之

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武王
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固辭不受命說誣

命南宮括南宮忽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

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克殷解作命南宮

三巫世俘日俘商命閔夭封比干之墓括地志日比干

舊玉億有百萬北十里二百五十步嘯堂集古錄日武王封比干墓作

大傳曰商民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況於復籍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於復徵乎又漢書鄒陽傳曰聖王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未知所出

命宗祝享祠於軍周書大聚曰維武王勝殷

撫國綏民乃觀于殷政

呂氏春秋曰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虜對曰吾國有妖畫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非其大者吾國之妖子不聽父弟不聽見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武王避席再拜之告周公旦曰嗚呼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周公曰聞之文考來遠賓廉

近者道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營邑制命之曰大聚先誘之以四郊王親在之賓大夫免列以

選赦刑以寬復亡解辱削赦重皆有數此謂行風乃令縣鄙商旅曰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開修道

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遠旅來至關人易資

古史紀年卷九

六

舍有委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老弱

疾病孤子寡獨惟政所先民有欲畜發令以國爲邑以

邑爲鄉以鄉爲閭禍災相卹資喪比服五戶爲伍以首

爲長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合閭立教以威爲長合旅同

親以敬爲長飲食相約興彈相庸耦耕耘男女有婚

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六畜有羣室屋旣完民乃歸之鄉

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草立勤人以

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立職喪以卹死立大葬以正同立

君子以修禮樂立小人以教用兵立鄉射以習容春和

獵耕耘以習遷行教苧與樹藝比長立職與田疇皆通

立祭祀與歲穀登下厚薄此謂德教若其凶土陋民賤

食貴貨是不知政山林藪澤以因其工匠役工以攻

其材商賈趣市以合其用外商資貴而來貴物益賤資賤物出貴物以通其器夫然則關夷市平財無鬱廢商不乏資百工不失其時無愚不教則無窮乏此謂和德若有不言乃政其凶陂溝道路藜苴丘墳不可樹穀者樹以材木春發枯槁夏發葉榮秋發實蕞冬發薪悉以匡窮困揖其民力相更爲師因其土宜以爲民資則生無乏用死無傳戶此謂仁德旦聞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時以成萬財萬財旣成放此爲人此謂正德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使能官有材而士歸之闕市

古史紀年卷九

七

壬申^{十三}荒新告俘

增

世俘曰呂他命伐越戲方

注云越戲方紂三邑也南宮中鼎銘曰惟王命南宮伐反

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相南宮王居在射圃貞山

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

辛巳

二^十侯來告俘

增

世俘曰侯來命伐靡集于陳

注云靡陳紂二邑也辛巳至告以馘

俘

甲申^{二十}百畝告俘

增

世俘曰甲申百弁以虎賁誓命伐徯告以馘俘

庚子閏二月十一日命陳本伐磨百韋伐宣方新荒伐蜀乙巳十六日

告俘增

世俘曰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

乙巳陳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

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百兩注云禦大臣也告以馘俘百韋

至告以禽宣方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

以馘俘

罷兵行狩增

史記曰乃罷兵西歸行狩書序作往伐歸獸記政事作武成世

俘曰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容齋隨筆作貓麋五千二百

三十五容齋作麋犀十有二容齋作十有三鼈七百二十有一熊百

古史紀年卷九 八

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

麋十有六容齋作麋麕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注云武王

克紂遂摠其圖所獲禽獸案孟武王遂征四方凡扈國

九十有九國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

三億萬有三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此類蓋修言之

夏四月壬辰王歸于豐

武成曰厥四月哉生明壬辰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

修文淮南子曰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

不已創之奈何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持久

恐其創之小也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

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晉而載之木解

其劍而帶之笏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

以弁其質厚葬久喪以直其家合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壘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

可以持天下弗失寧宇記曰偃師縣成湯居南歸馬子
毫卽此周武王伐紂回偃息戎師遂名偃師

華山之陽華陰縣南八里放牛于桃林之野括地志
在陝州

示天下弗服樂記曰車甲俾而藏之府庫而弗
桃林縣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破鼓折袍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

乙未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增
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馬之旗

世俘曰惟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成
辟四方猶詩言式辟四方莊子齊物論曰通也者得也

此言得殷命而奄有諸國蓋至是始正王號而卽位也
史記曰於是周武王爲天太公金匱曰武王平殷還問

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太公金匱曰武王平殷還問
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如何太公曰無故無新

如天如地得殷之財與殷之民共之則商得其賈農得
其田也一日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一足步則不行

選賢自代管子曰武王有靈臺上下各得其所
乙巳增○十日大封諸侯舊在十三

武成曰既生魄乙巳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列
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詩序曰賚大封

于廟也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
時周之命於繹思詩申培說曰殷其靈武王克商諸侯

詩史記曰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
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地理志曰宏農陝黃帝

之後於祝左傳曰祝其實夾谷厥皮東海郡帝舜之
後於陳左傳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

之姓使祀虞舜直晏子曰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
大姬已齊矣杜注云四人均皆舜之後胡公四人之後

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用以元女太姬配胡公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世家曰胡公名大禹之後於杞
禮括地志曰陳國語富辰曰昔擊疇之國也由大任杞
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括地志曰汴州雍
杞國古於是封功臣謀士神寬摺笏而虎賁之士使為諸侯
也而師尚父為首封尚父於營丘曰齊水經注曰今

丘云古縣丘之地齊都也世家曰尚父就國道宿行遲
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
營丘營丘邊萊夷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伐未集
遠方是以與大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
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極女工之巧
鐵論曰營丘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為土曰狂
是以財畜貨殖世為強國韓非子曰海上有居士曰狂
喬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不
事仕而食力大公望曰先王之所以使吏執殺之以為首誅
刑罰也今四者不足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
之要愛人愛者有子仁義而已太公封於齊問何以治國
仁者愛人愛者有子仁義而已太公封於齊問何以治國

古史紀年卷九

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封弟周公旦於
今子以仁義亂齊立誅之以定齊國

曲阜曰魯也括地志曰兗州曲阜城外古魯城封弟周公奭
於燕世家曰召公奭與周公同姓封於北封弟叔鮮於管

水經潛水注曰其水自谿縣東北流逕管城西故管國也
周武以封管叔矣杜預曰京縣東北有管城者是也豫

管城縣外城古管國城也弟叔度於蔡括地志曰豫
上蔡縣外城古管國城也弟叔度於蔡括地志曰豫

古蔡國叔振鐸於曹宋忠曰濟縣志曰晉州霍邑縣東
陽九十一里漢鄭叔處於霍括地志曰晉州霍邑縣東

山在魏本春秋康叔封孔安國曰康冉季載皆少未得
時霍伯國地王既伐管叔蔡亦云成以殷餘民封康叔作

封康書序稱成王既伐管叔蔡亦云成以殷餘民封康叔作
篇首惟三月以下至乃洪大誥治蘇氏以為此洛誥之

文當在拜手稽首之上錯簡在此故作序者誤以為成
史記之襲耳篇中稱朕弟康叔其為武王命康叔無疑也

言武王克殷康叔封布茲實自相矛盾且文王九十七
而終至武王克殷已十三年矣而康叔尚有弟季載則

此時必已成入金氏前編謂康叔封衛書無明文而酒誥則曰妹邦或先妹邦而後加衛未可知也今從其說繫康誥酒誥於侯王之世而得梓材一康誥曰王若曰篤別爲治洛命侯邦之文庶得其實

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

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勸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以此命能正集其民大說史記曰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在常州無錫去東南

五十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吳越春秋曰數年之間里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荆蠻故太伯起城周

三二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人民皆耕田太伯卒皇覽曰太伯冢在吳縣無子弟仲雍立

吳越春秋曰太伯曰吾以伯長居是爲吳仲雍世木曰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

古史紀年卷九 十一

居藩離宋衷曰孰哉仲雍字也左傳子貢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

由然仲雍卒吳地記曰仲雍冢在吳子季簡立季簡卒

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

仲於周之北故夏虛索隱曰夏都安邑虞仲都太陽是爲虞仲列爲諸侯周章於吳又封章小子斌於無錫武

王成康所封數百封八百而周同姓五十五左傳成商曰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焉

荀子曰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各以次受封如庶叔叔繡於滕仲於西號實故夏墟封於

郟於雍於原於郟於豐封號仲於西號實故夏墟封於

於東號都制封少昊之裔玄與於昔祝融安期之裔

於於紂曰武王姓文叔姬於許仲允弟雍滑之後於薛華

復函至峽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其民質直好義士風

敦厚其屬有濮賓直共奴獲夷鬻之蠻唐張景毓岑君

德政碑曰周文王母弟輝剋定殷墟封爲
岑子今梁國岑亭卽其地也因以爲姓

丁未增○十日饗于太廟

武成曰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庚戌二十日柴望大告武成增

武成曰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
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
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
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
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紂無道
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旣
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

古史紀年卷九 十一

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筐厥元黃昭我
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
濟兆民無作神羞案武成原文如此其告商罪于皇天
后土以下正所謂大告武成也蔡氏
書傳乃移此文於于征伐商之下則所稱有
道曾孫周王發不已僭乎余有辨別見

薦殷于太廟舊在十三
年今移此

世俘日時四月旣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

周三統歷引武成云庚戌
武王燎于周廟武王降自車乃俾史佚繇書于

天號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

大師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于郊號武

王乃夾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太

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

周廟

辛亥二十祀于天位增

世俘曰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三統歷引武成云辛亥祀

于天薦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王

不草服格于廟秉語治庶國籥人九終王烈祖自太王

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

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

籩遫奔走追王太王直父王季歷交王昌不以卑臨尊也維告殷罪籥人造王秉黃鉞正國伯

壬子二十格廟增

世俘曰壬子王服袞衣矢琖格廟籥人造王秉黃鉞正

邦君

癸丑二十薦俘增

世俘曰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琖秉黃鉞

古史紀年卷九 上

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庸大享三

終

甲寅二十謁戎殷于牧野增

世俘曰甲寅謁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

人進萬獻明明三終

乙卯二十祀馘于周廟增詩正義引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

帥之士皆封諸侯者四百人

世俘曰乙卯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武王乃以庶

祀馘于國周廟三統歷引武成云乙卯斷牛六斷羊二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斷牛六斷羊二

庶國乃竟告于周廟曰古朕聞文考修商人典以斬紂

身告于天子稷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于誓社曰

-5 225 35 945" data-label="Text">

惟予冲子綏文考至于冲子用牛于天子稷五百有四

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楚辭注曰武王既誅紂令壞邠岐之社徒以為天下大社淮南子曰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葬樹柏其服尚赤

丙辰二十立王世子誦增

新書曰周后妃世紀曰武王姬太公之女曰邑姜妊成王於身立而不

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獨處而不踞雖怒而不詈胎教

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禮之四賢傍之成王有

知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

周書武微曰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出金枝郊

寶開和細書命詔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

王曰嗚呼敬之哉汝勤之敬守勿失

命監殷遂狩于管

周書作雒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

古史紀年卷九

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注云東謂衛俾監殷臣漢地理志

曰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都

封紂子武庚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

三監鄭氏詩譜曰武王以紂之京師封武庚三分其地

置三監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使管

叔蔡叔霍叔尹而致之世紀曰自殷都以東為衛管叔

監之殷都以西為鄘蔡叔武王初封武庚但使管叔監

之是為三監諸說互異蔡叔武王初封武庚但使管叔監

之而已其後封鮮於管乃割殷都之西以益之始命監

殷又後百奔存衛因命蔡叔尹之又後陳本禽霍侯復

以封霍叔遂移管叔監衛蔡叔監鄘霍叔監抑謂之三

監則武庚之封地益無幾矣蓋所以漸殺其勢而防其

姝實在此時

周書序曰武王既剋商建三監以救其

民為之訓範作大匡三字本脫今惟十有三祀案大匡

次在武微之前武微云十二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

則此十三祀當為十二之罪也

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

監東隅之侯咸受賜于王王乃旅之以上東隅周書序

命商王之諸侯綏定厥邦申義告之作商誓王若曰告

爾伊舊何父

命爾在昔后稷克播五穀登禹之績凡在天下之庶民罔不維后稷之元敷用告和用胥飲食肆王明祀上帝顯我西土今在商紂昏憂天下弗顯上帝昏虐百姓上帝弗顯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紂肆予小子發弗敢忘天子維甲子旬致天之罰胥告商百姓無罪其維一夫子既殛紂承天命予亦來休命爾百姓獻民其有綴芳不令爾百姓無告爾多士其人自敬助天永休正爾肆予則曰劉滅之乃敬之哉庶聽朕言罔胥君商庶百姓予則曰劉滅之乃敬之哉庶聽朕言罔胥告用大匡順九則八宅六位昭明九則九醜自齊齊則曰知悖則死勇勇如害上則不登于明堂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法人惟重老重老惟寶嗚呼在昔文考戰戰惟時祇祇汝其夙夜濟濟無競惟人惟允惟讓不遠羣正不邇讒邪大官備武小官承長大匡封攝外用和大中匡用均勞故禮新小匡用惠施舍靜眾文政曰惟

古史紀年卷九

五

十有三祀當作十二年說見前又案紀年幽王末原註云武王元年己卯然則通成君數之亦可云十三祀王在管管蔡開宗循王禁九慝昭九行濟九醜尊九德止九過務九勝傾九戒固九守順九典餘不具錄作大武樂

呂氏春秋曰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乃命周公作爲大武荀子曰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禮樂記曰夫樂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濩廢矣禮樂記曰夫樂

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

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祭統曰舞莫重於武宿詩序曰武奏大武也於皇武王夜鄭注云宿夜武曲名

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

定爾功左傳以此為大武首章朱子謂篇內已有武王諡非武王時作矣酌告成大武

也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

躋躋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功允師申培詩說曰武為大武之一成

賚為二成時邁為三成般為四成酌為五成桓為六成

十三年巢伯來賓

書序曰巢伯來朝孔傳曰殷之諸侯伯鬻也南方遠國

湯放桀于南巢或此是也徐邈曰巢伯姓之國今為縣屬廬州府芮伯作旅巢命篇

秋大有年

左傳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詩序曰桓講武類

禡也左傳以為武六章桓武志也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

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

古史紀年卷九

去

開之

王訪于箕子增

書序曰武王勝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書大傳曰武王勝

子不忍為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

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

因其朝而問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史記曰武王已

鴻範○說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克殷後二年間

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王乃言曰嗚呼箕

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

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

界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

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

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

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

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餘具尚書廣韻引書曰武史王悅箕子之對賜十朋

記曰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

統箋引汲冢周書曰

王曰咨爾商王父師惟辛不悛天用假手于朕去故就新辛錫朕以國闡洪範九疇錫侯以道朕殫厥邦土靡所私乃朝鮮于周底于遐迩其以屬父師案今無此文未知所本

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禱于壇墠作金縢

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

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

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

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

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

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

古史紀年卷九

七

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

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

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

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十五年肅慎氏來賓

國語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韓非子曰

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周公旦已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使各以其

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書旅葵曰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百蠻西旅底貢厥葵太保乃

作旅葵用訓于王述異記曰東海畔有孤竹焉斬於是而復生中有管周武王時孤竹之園獻瑞筍一株於是

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

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
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分諸陳博物志曰肅慎氏有
聖人代立則其樹生皮可爲衣周武王時曾遣使
入貢地理通釋曰肅慎北夷在元菟北三千餘里

初狩方岳

詩序曰時邁巡守祭告柴望也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允王惟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
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隴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衷
時之對時周之命

誥于沫邑

書酒誥曰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詩廊風沫之鄉矣毛
傳曰沫衛邑正義曰

古史紀年卷九

大

妹邦紂之
都所處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告怵庶邦庶士

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

喪亦罔非酒惟享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

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

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

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買

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

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

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

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

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尙

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
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
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秉有恭不敢
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
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
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我
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
不易誕惟厥縱淫佚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
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
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
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
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

古史紀年卷九

九

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
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
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
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安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
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
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
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王曰封汝典聽朕愆勿辯乃司民湏于酒

冬遷九鼎于洛

左傳王孫滿曰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

公羊疏曰殷衰

之時鼎沒於泗水及武王克殷之後鼎乃出見國策顏
率謂齊王曰昔周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
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
被具所以備者稱此○權言非實臧哀伯曰武王克商

遷九鼎于維杜注曰時但營洛邑未有都城義士猶

或非之漢書作伯夷史記曰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

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

三秦記曰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汲冢書曰或告

伯夷叔齊曰允子在此父師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

夾煽王燼商可復也子其勉之伯夷叔齊曰此非吾事

也曰然則扣馬而諫何為曰為萬世之君臣也曰然則

今何為曰有死耳曰有死而何以采薇為天下周之天

下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

求生乎遂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

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

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韓非子

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下喪服粟記曰伯夷叔齊餓死首

陽恐其魂之饑也故設五穀囊實宇記蒲州河東縣伯

夷墓在縣南三又曰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

商邑周書度邑作徵主九牧之師見王武王至於周自

夜不寐度邑作王至于周自鹿周公曰卽王所曰曷為

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據

是見武王九十三麋鹿在牧度邑作夷蜚鴻滿野天不

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

亦不賓滅隨巢子作天鬼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

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玉受日夜勞來

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白洛汭延於伊汭居易毋

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索隱曰杜預曰

嶽蓋河北太行山鄙顧詹有河粵詹維伊毋遠天室營

古史紀年卷九 十

周居於維度邑作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

而後去過于有嶽鄙顧瞻于河宛瞻于

定保天室規擬伊洛作度邑史旬奴傳曰武王平商維

督維邑復居於鄆鄆放逐戎夷涇洛之北淮南子曰武

王克般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

關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
迴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御覽引書
大傳曰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陰寒大雪深丈餘甲子
旦不知何五大夫乘馬車從兩騎止於門外尙父使人
持一器粥出進五車兩騎軍使者具以告尙父曰五車
兩騎四馬之神與河泊雨師耳尙父各以其名進之五
神皆驚相視而歎

十六年箕子來朝

後漢書曰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敏以禮義田蠶

又置八條之教前漢書曰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

奴女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讐音義曰八條不具見也其人終不

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史記曰其後

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

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

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

古史紀年卷九

三

所謂狡僮者紂也殷民間之皆為流涕詩白駒曰皎皎

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

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

音而有遐心何楷詩世本古義引鄭氏以白駒為餓箕子之詩是也

秋王師滅蒲姑

左傳晏子對齊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

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括地志曰蒲姑故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

又景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

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

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十七年命王世子誦于東宮

周書序曰武王有疾命周公輔小子告以正要作五權

維王不豫于五日召周公旦曰嗚呼敬之哉昔天初降命于周維在文考克致天之命汝維敬哉先後小子政有三機五權汝敬格之哉克中無苗以保小子于位三機一疑家二疑德三質士疑家無授衆疑德無舉士質士無遠齊五權一曰地地以權民二曰物物以權官三曰鄙鄙以權庶四曰刑刑以權常五曰食食以權爵嗚呼敬之哉汝慎和稱五權維中是以以長小子于位實維永寧

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九十四

路史前編引並作五十四文王世子曰武王九十三而終

此多一年

周書作維曰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肆于岐周明堂曰克紂六年而武王崩並與紀年合世紀曰武王定位元

古史紀年卷九

年乙酉六年庚寅崩

年數同而甲子異又封禪書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淮南

子云三年詩幽風疏引鄭氏以武王疾瘳後二年崩在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後七歲而崩故禮文而武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金氏前編曰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此人情事理所必不然也通志經世前編亦云卽位七年要以周書爲實錄

古史紀年卷十

閩中林春溥鑑塘纂

成王原註
名誦

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卽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

家語曰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康成謂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

賈子新書謂成王年六歲卽位路史注引真源賦謂武王之崩成王始生周公居冢宰攝政

以治天下史記曰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成王幼不能澁伯禽新書曰成王周公攝政當國禮記曰成王幼不能澁

太傅太公史記曰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

爲太師史記曰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

真書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君奭不說周公周

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

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

古史紀年卷十

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維茲有陳保又有殷於是召公

乃說說苑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

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閔天下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

萬入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周書

序曰成王元年周公忌商之孽訓敬命作成開成王元

年周公曰嗚呼余夙夜之勤今商孽競時迪播以輔王

其敬天命在昔文考躬修五典勉茲九功敬人畏天九

功一賓好在筭二淫巧破制三好危破事四任利敗功

五神巫動衆六盡哀民匱七荒樂無別八無制破教九

任謀生詐五典一言父典祭二顯父登德三正父登過

四機父登失五□□□□五典有常政乃重開內則順

-5 215 35 945" data-label="Text">

意外則順敬內外不爽是曰明王王拜曰允哉余小子

思繼厥常以昭文祖定武者之列嗚呼余夙夜不寧

命魯侯禽父出就國

增

三統歷曰成王元年正月乙巳朔此命伯禽侯於魯之

歲也案三統歷以周公七年反政其明年方為成王元年於紀年則為成王八年矣然考武庚之叛與淮

徐並與時伯禽已作費誓則其就封實在武王崩之明年也又周自共和以前諸王史無年數惟魯世家載考

公以下均有確年伯禽之前至三統歷今依史表共和元年當魯真公十五年逆數見伯禽元年適當紀年周

成王之元年可見紀年所載史記曰周公攝行政當國

周年實為可據餘說見後

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

伯禽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實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

子曰橋也二子往觀之見橋實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

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循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

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拂其

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說苑曰昔成王封周公

周公辭不受乃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古史紀年卷十

二

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

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荀子作吾所

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

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

身以定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說苑曰伯禽將辭去周

天下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樂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

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

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者皆

謙德也又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為

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

諱之門擗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勿格以言博

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

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

庚午周公誥諸侯于皇門

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

後說苑南宮邊子曰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

周書序曰周公會羣臣于闕門以輔主之格言作皇門

維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闕門注曰路寢左門日會羣門

據序當作羣臣曰嗚呼下邑小國克有耆老據屏位建沈人罔

不用明刑維其開告于予嘉德之說命我辟王小至于

大我聞在昔有國誓哲同王之不綏于卹乃維其有大門

宗子勢臣罔不茂揚肅德訖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國

王家乃方求猶旁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其善臣以

至于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獻言在于王所

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王用有監明憲用能承天嘏命百

姓兆民罔不茂在王庭王國用寧小人用格戎兵克慎

軍用克多王用奄有四鄰遠士丕承萬子孫用未被先

王之靈光至于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刑維時及胥學

古史紀年卷十 三

于非夷弗卹王國王維德是用以昏求臣作威不詳

不屑惠聽無辜之亂辭是羞于王維作誣以對俾無依

無助婚夫有邇無遠乃食蓋善夫俾莫通在于王所乃

維有奉狂夫是陽是繩是以爲上是授司事于正長命

用迷亂獄用無成小民率稽天用弗保婚夫先受殄罰

國亦不寧嗚呼敬哉監于茲朕蓋臣夫明爾德以助予

一人憂譬若衆敗常扶予險乃而予于濟

夏六月葬武王于畢

周書作雒曰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括地志曰武王墓在雍州萬年

縣西南三十里畢原上序曰周公肇制文王之諡義以垂于後作

諡法維周公巨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

葬乃制諡遂敘諡法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

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
己名生于人民無能名曰神稱善賦簡曰聖敬賓厚禮
曰聖德象天地曰帝靜民則法曰皇仁義所在曰王賞
慶刑威曰君從之成羣曰君立制及衆曰公執應八方
曰侯壹德不解曰簡平易不疵曰簡經緯天地曰文道
德博聞曰文學勤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
曰文錫民爵位曰文剛彊理直曰武威彊敵德曰武克
定禍亂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夸志多窮曰武敬事供上
曰恭尊賢貴義曰恭尊賢敬讓曰恭既過能改曰恭執
事堅固曰恭愛民長弟曰恭執禮御賓曰恭苾親之闕
曰恭尊賢讓善曰恭淵源流通曰恭照臨四方曰明譖
訥不行曰明威儀悉備曰欽大慮靜民曰定安民大慮

古史紀年卷十

四

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二曰定諫爭不威曰德辟
地有德曰襄甲冑有勞曰襄有伐而還曰釐質淵受諫
曰釐博聞多能曰憲聰明叡哲曰獻溫柔聖善曰懿五
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協時肇享曰孝秉德不回
曰孝大慮行節曰考執心克莊曰齊資輔供就曰齊豐
年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安民立政
曰成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敏以敬順曰頌昭
德有勞曰昭容儀恭美曰昭聖聞周達曰昭保民耆艾
曰胡彌年壽考曰胡疆毅果敢曰剛追補前過曰剛柔
德考衆曰靜恭已鮮言曰靜寬樂令終曰靜治而無咎
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由義而濟曰景布
義行剛曰景耆意大慮曰景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

曰貞不隱無屈曰貞猛以強果曰威彊毅信正曰威辟
土服遠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國曰桓道德純一
曰思大省兆民曰思外內思索曰思追悔前過曰思柔
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柔質受諫曰慧能思辯衆
曰元行義說民曰元始建國都曰元主義行德曰元兵
甲亟作曰莊叡圍克服曰莊勝敵志強曰莊死于原野
曰莊屢征殺伐曰莊武而不遂曰莊克殺秉政曰夷安
心好靜曰夷執義揚善曰懷慈仁短折曰懷夙夜警戒
曰敬夙夜恭事曰敬象方益平曰敬善合法典曰敬述
義不克曰丁迷而不悛曰丁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業
曰烈剛克爲伐曰翼思慮深遠曰翼剛德克就曰肅執
心決斷曰肅愛民好治曰戴典禮不寒曰戴死而志成

古史紀年卷十

五

曰靈亂而不損曰靈極知鬼神曰靈不勤成名曰靈死
見神能曰靈好祭鬼神曰靈短折不成曰殤未家短折
曰殤不顯尸國曰隱隱拂不成曰隱年中早夭曰悼肆
行勞祀曰悼恐懼從處曰悼不思忘愛曰刺悞悞遂過
曰刺外內從亂曰荒好樂怠政曰荒在國逢難曰愍使
民折傷曰愍在國連憂曰愍禍亂方作曰愍蚤孤短折
曰哀恭仁短折曰哀蚤孤鋪位曰幽壅遏不通曰幽動
祭亂常曰幽克威捷行曰魏克威惠禮曰魏去禮遠衆
曰煬好內遠禮曰煬好內怠政曰煬甄心動懼曰頌威
德剛武曰圍聖善周聞曰宣治民克盡曰使行見中外
曰愨勝敵壯志曰勇昭功寧民曰商狀古述今日譽心
能制義曰度好和不爭曰安外內貞復曰白不生其國

曰聲殺戮無辜曰厲官人應實曰知凶年無穀曰穰名實不爽曰質不悔前過曰戾溫良好樂曰良怙威肆行曰醜德正應和曰莫勤施無私曰類好變動民曰躁慈和徧服曰順滿志多窮曰感危身奉上曰忠思慮果遠曰趕息政外交曰攜疏遠繼位曰紹彰義掩過曰堅肇敏行成曰直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教誨不倦曰長愛民枉刑曰克嗇于賜與曰愛逆天虐民曰抗好廉自克曰節擇善而從曰比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爽曰繆思厚不爽曰愿貞心大度曰匡隱哀之方景武之方也施爲文也除爲武也辟地爲襄服遠爲桓剛克爲發柔克爲懿履正爲莊有過爲僖施而不成爲宣惠無內德爲平失志無轉則以其明餘皆象也和會也勤勞

古史紀年卷十

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又治也康安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服敗也秉順也就會也蹇過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放也穰虛也叡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彊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敏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彌久也

錄附

貝多國人獻舞雀周公命返之

見述異記在成王元年

越絕書曰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黍茂美

御覽文選注並引書大傳曰使人周公輔幼主不矜功莫莸生

秋王加元服

家語曰明年夏六月旣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

示爲君也

古史考曰成王將加元服周公命祝雍作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爲冠周公命祝雍作

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

佞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

亦見大戴禮

其頌曰令月吉

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王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

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

武庚以殷叛

書大傳曰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

王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旣死矣今王尙幼周公見

疑矣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矣子

貢詩傳曰管未封於邶與蔡未霍未康未監殷四國害

周公康未諫不聽

後漢書蘇竟傳曰周公善康叔三未不從管蔡之亂與詩傳相表裏

遂以殷畔康未憂王室賦柏舟子曰仁矣吾於柏舟見

古史紀年卷十

七

匹夫不可奪志也管未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管未以

殷畔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管未以殷畔仕者苦之賦

北門三未葺周公邶人風之賦牆有茨三未以殷畔遂

伐衛邶人從軍其妻念之賦柏兮申培詩說曰芄蘭刺

霍叔也以童子僭成人之服比其不度德量力而助武

庚作亂

衛世家曰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

周文公出居于東

書金縢曰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

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

我先王

孔傳曰辟法也言我不以非法三叔劓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史記曰周公乃告大公望召

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

禽代就

周公居東二年

墨子耕柱曰周公旦非闕叔辭三公東處於瀆越絕書曰於是

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讓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鄭詩譜曰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朱子曰當從鄭則罪人斯得朱子曰管蔡流言成王疑之未知罪說

悟乃知罪左傳季札請觀于周樂為之歌豳曰美哉樂在管蔡也

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詩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

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狼跋

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

夫美其不失其聖也子貢詩傳曰周公居于魯魯人觀焉馮駟狼跋申培詩說曰魯人觀周

公德容而作是詩

案詩傳書傳史記王肅皆以居東為東征時成王方

疑周公豈有不待命而專征之理故朱子從鄭說然

鄭謂武王崩後三年周公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周公

乃避居東都公之屬黨與知將攝者亦皆奔亡明年

古史紀年卷十 八

乃為成王所得公乃為鳴鴉之詩救其屬臣而以三

監之叛在王迎周公歸攝之後則皆臆說誣妄不合

事情考是時武庚欲攻成周故周公居東都以備之

從容坐鎮是之謂居謝攝政之權是之謂辟而伯禽

就封亦所以備淮徐之變第云避嫌遠謗置身事外

猶非知周公者也

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邾以叛

周書作雜曰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釋史引作

曰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杜預曰徐奄二國皆嬴姓

金履祥曰三叔武庚同叛而不同情武庚意在復商三

叔意在得周奄之子其意又在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

動眾武庚非三叔不足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也周召公

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史記曰管蔡作亂淮夷畔周公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

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濟由是得
征伐為大國都營丘又曰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
陝以西召公之居東其即分陝歟

史記曰伯禽即位

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竝興反書序曰魯侯伯禽居曲阜

徐夷竝興東郊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盼禮曾子問子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

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注曰伯禽封魯有徐戎

作難喪卒哭而征作盼誓盼誓作費大傳曰陳爾甲冑

之疏曰為母喪也

無敢不善無敢傷牝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

復之無敢寇攘踰牆垣魯人三郊三隧峙爾芻蕘糗糧

楨榦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

作此盼誓遂平徐戎定魯漢書曰康叔之年幼周公在

蓋爵命時未至成人康叔後升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

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于郊

古史紀年卷十

金滕曰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詩序曰鴟

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子貢詩傳

曰周公孫子魯般人畔公憂王室勸王脩政以備之賦

鴟鴞申培說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避居于

魯般王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作此詩以貽王文

選注引韓詩說曰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

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窩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

茂枝反敷之葦蕭風至蕭折巢覆王亦未敢誚公秋大

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

與大夫盡弁以啟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

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

-5 220 35 945" data-label="Text">

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

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

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詩序曰伐柯美周公也周大

申培說曰伐柯管叔以般圍衛大夫議迎周公乃作此

詩九罭周公歸自東也子貢傳曰周公歸于周魯人欲

留之弗克 賦九巖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

凡大水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史記曰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

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且也亦藏其策於府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

乃泣反周公說異

遂伐殷

作雒曰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釋史作攻殷韓詩外傳曰客有見周公者

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且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

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徐言則不聞言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善

聽微言矣說苑以客為齊人王滿生餘略同書序曰

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史記作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

作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

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厯服弗造哲

古史紀年卷十 十

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

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責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

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

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

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

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我有大

事休朕卜並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

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

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

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卜冲人永思艱

日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

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

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
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
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
丕基王曰嗚呼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
哉天闕茲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
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
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茲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
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
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蕃厥子乃弗
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
不越卽救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
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

古史紀年卷十

十一

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
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
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敵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
指疆土矧今卜並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
惟若茲詩序曰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旣
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
之將

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

作雒曰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
卒乃囚蔡叔于郭凌書蔡仲之命曰乃致辟管叔于商
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

左傳子魚曰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

十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

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家語曰唯微子先往仕周故封之作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

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

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

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

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

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

由典常以蕃王室宏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

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斃嗚呼往哉惟

休無替朕命史記曰國於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書大傳曰微子朝周過殷故虛見麥秀之

薪薪禾黍之繩繩也曰此父母之國志動心悲作雅聲

古史紀年卷十

十一

謂之麥秀歌歌曰麥秀蘄蘄兮禾黍繩繩彼佼童兮不我好仇案史記以此為箕子所作未知孰是史記

曰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能改行率德馴善周公

聞之而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

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

遷殷民于衛

作雒曰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

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管蔡世家曰分殷餘

民為二其一封微子啟于宋具一封康叔為衛君寰宇記曰懷州殷時為畿內地周時為三監地及管蔡廢黜

封康叔以為衛侯於此卽為衛地左傳子魚曰成王遷建明德以藩屏

周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棧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

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

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閭之土以供王職取于相土

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

而封于般虛史記曰成王以武庚般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般虛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前編謂成王滅三監之後

為周司寇賜衛寶以殷餘民益封康叔是也

遂伐奄滅蒲姑案蒲姑已滅於武王十六年此蓋續封而復叛者

漢地理志曰齊地虛危之分壑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

虞夏時有季崩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

諸侯國此地地理志琅邪姑幕縣應邵曰薄姑氏之國國名紀曰在臨淄西北五十至周

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

是為太公師古曰武王封太公於齊初未得爽鳩之地成王以益之也史記曰太公

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詩譜曰武王封呂望於齊地

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地方五百里其封域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維淄之野

古史紀年卷十 十三

四年

詩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

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

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案是詩首言制彼裳

衣授衣候也次章果蠃熠燿是秋候三章洒掃穹窒是冬候皆彼此思念之辭至末章倉庚于飛則春候矣其

以秋末歸初春至數

春正月初朝于廟

詩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

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訪落嗣王謀

于廟也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

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不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

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載見諸侯始見于武王廟也詩世本古義曰載見成王免喪朝諸侯率以見于武王廟助祭既畢而慰勞之詰載見辟王

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中央儻革有鶴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

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烈文成王卽政諸侯來助祭也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

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夏四月初嘗麥

周書序曰成王既卽政因嘗麥以語羣臣而求助詩序曰小

豸嗣王求助也子其懲而愆後患莫如莽蜂自求辛螯羣臣進戒嗣王也敬之敬在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

古史紀年卷十

古

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作嘗麥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御覽引作王初祈禱于岱宗乃嘗麥于廟是月王

命大正正刑書爽明僕告既駕少祝導王亞祝迎王降階卽假于太宗少宗少祕于社各牡羊一牡豕三史導

王于北階王陟階在東序乃命太史尙大正卽居于戶西南向九州伯咸進在中西向宰乃承王中升自客

階作筴執筴從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太祝以王命作筴筴告太宗王命祕作筴許諾乃北向繇書于

兩楹之間王若曰宗揜大正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路史作字于以臨

四方司上天未成之慶蚩尤于逐帝爭于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暉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

冀以甲兵釋怒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大帝疑是太常用名

之曰絕轡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

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亂其在殷之五子殷當作夏

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

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今予小子聞有古遺訓予亦述

朕文考之言不易予用皇威不忘祗天之明典今□我

大治用我九宗正州伯教告于我相在大國有殷之□

辟自其作□于古是威厥邑無類于冀州嘉我小國鳴

呼敬之哉如木旣顛厥巢其猶有枝葉作休爾弗敬恤

爾執以屏助予一人集天之顯亦爾子孫其能常憂恤

乃事勿畏多寵無愛乃囂亦無或刑于鰥寡非罪惠乃

其常無別于民衆臣咸興受大正書乃降太史筴刑書

古史紀年卷十

五

九篇以升授大正乃左還自兩柱之間乃降大正坐舉

書乃中降再拜稽首王命太史正升拜于上王則退是

月士師乃命太宗序于天時祠大暑乃命少宗祠風雨

百享士師用受其馘以爲之資邑乃命百姓遂享于富

無思民疾供百享歸祭閭率里君以爲之資野宰乃命

家邑縣都祠于太祠乃風雨也宰用受其職馘以爲之

資采君乃命天御豐穡享祠爲施大夫以爲資箴太史

乃藏之于盟府以爲歲典周公爲太師告成王以五則

作本典維四月旣生魄王在東宮告周公曰嗚呼朕聞

武者不知乃問不得乃學俾資不肖永無惑矣今朕不

知明德所則政教所行字民之道禮樂所生非不念而

知故問伯父周公拜手稽首曰臣聞之文考能求士□

者智也與民利者仁也能收民獄者義也能督民過者德也爲民犯難者武也智能親智仁能親仁義能親義德能親德武能親武五者昌于國曰明明能見物高能致物物備咸至曰帝帝鄉在地曰本本生萬物曰世世可則曰至民知常利之道則國疆均分以利之則民安□用以資之則民樂明德以師之則民讓生之樂之則母之禮也政之教之遂以成之則父之禮也是故奏鼓以章樂奏舞以觀禮奏歌以觀和禮樂旣和其上乃不危王拜曰允哉幼愚敬守以爲本典

王師伐淮夷遂入奄

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史記作殘奄

作成王政

篇亡

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

古史紀年卷十

六

書序曰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

將蒲姑

篇亡○史記作薄姑案孟子云伐奄三年討其君此其證也

夏五月王至自奄遷般民于洛邑

書序曰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惟五月丁

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

方惟爾般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今爾奔走

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

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

勤乃事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

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

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遂營成周

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

年建侯衛書正義引作建衛侯以為封康叔案職方解

百里為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采服又其外方五百

里為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

為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

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

其凡邦國大小相維五等之封至是始廣九服之制亦

至是始五年營成周郡國志曰雒陽周時號成周公羊

定也東西六里九里七十里北九里一百步為地三百頃一

城內南北九里七十步東西一百步為地三百頃一

十二畝有三十六步虞摯左傳曰昔成王合諸侯城成

曰古之周南今之雒陽

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案成周與洛邑異地晉地道志

陽即成周河南即洛邑也左傳桓二年遷九鼎于雒邑

杜注云雒邑謂之王城宣三年成王定鼎于郊鄩杜注

云郊鄩今河南也是郊鄩即王城成周以為東都洛誥孔傳曰

所稱是也又左傳成王城成周以為東都洛誥孔傳曰

灑水東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頭民故並下之是成

周即東都東都即下都竹書所稱營成周是也歸有光

曰王城河南在成周西即定鼎郊鄩之處平王以下十

三王都之成周洛陽在王城東即遷殷頭民之處敬王

作大邑成周于土中鄭詩然云雒解云周公將致政乃

是也水經注云穀水又逕河南王城所謂成周矣則二

-10 220 30 945" data-label="Text">

地之稱往往相亂蓋其相距伊瀕皆在鎬東又皆近洛

營居於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

而誅也呂氏春秋曰成王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

營居於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

而誅也

魯侯禽父來朝增

說苑曰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

周公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

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平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

朝

朝

朝

朝

朝

朝

朝

朝

朝

朝

朝

朝

朝

朝

朝

朝

-10 220 30 945" data-label="Text">

朝

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先丙後外先仁後義

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史記曰魯公伯禽之初受

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

月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

甯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必歸之呂氏春秋曰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相謂曰

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

也呂氏

六年大蒐于岐陽

左傳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戎及奄叛王乃大蒐于岐陽東伐淮夷石鼓文曰我車

旣攻我馬旣同我車旣好我馬旣駒或作驂君子爰獵爰

獵爰遊麇鹿速速君子之求彎彎或作彎弓弓茲以時我驅

古史紀年卷十 六

其時其來趨趨或作趨趨泉泉即御即時麇鹿趨趨或作趨其

來大塗我驅其僕其來趨或作趨射其狷或作狷屬一汧也泛

泛丞彼淖或作淖淵鯉鯉處之君子漁之漫漫有鯊其游

趨趨白魚或作白魚鱗鱗其殖底鮮黃白其編有鮒有鮓其胡孔

庶鬻鬻或作鬻鬻洋洋趨趨其魚維何惟鱣及鯉何以橐或作橐蘇

賈之惟楊及柳或作柳田車孔安笠勒驛驛六師鄭作六師既簡

左驂旂旂右驂驪驪我以儕于原我戎止陸宮車其寫

秀弓時射麋豕孔庶麇鹿雉兔其原有旆其戎奔奔大

車出洛惡獸白臭或作臭或作吳或云古老反白澤獸我執而

勿射多庶趨趨君子乃樂或作樂三帥彼轡車忽速填如秀弓

孔碩彤矢奕奕四馬其寫六轡沃若徒駢孔庶廓或作廓廊或作廊

氏作騎宣博或作博會車載道如或作如徒如章原隰陰陽

趨趨六馬射之簇簇有羆如虎獸鹿如兕怡爾多賢循

禽奉雉我兔允異第四我來自東古文苑有漢漢二字霑雨奔流逆

湧盈盈潔陞君子既涉我馬流汧汧也洎漉二字古文苑俱有重

文丞士駕言西歸舫舟自廓徒駢遠連維舟以道或陰

或陽扱深以戶出于水一方丞徒復止其奔我以阻其

乃事第五宣猷作原作周導過我辭攸除帥彼阪舊作田

莽薛氏為世里希微穢穢薛氏乃罟漆粟柞械其拔櫂

榕庸庸或作遺鳴條亞箬其華何為所旂斃斃薛氏作憂

水盪導旨樹幽晤第六徒御嘽嘽然而師旅章氏云下填

然會同有釋以左施氏云下有驂字戎障弓矢孔庶滔滔是熾

射夫寫矢具奪舉掌其徒盱鄭氏音吁薛氏作盱非來或羣或友

悉率左右燕樂天子來嗣王始振振復古我來攸止第七

古史紀年卷十 九

彼走騏驎馬庶哲哲華華雉位多庶微我師氏憲憲

文武可其一之第八我水既淨我道既平我行既止嘉樹

則里天子永寧日惟丙申旭旭杲杲我其旁導乘馬既

迪敖章氏夏康康駕彼四黃左驂馱馱右驂馱馱潘氏

戢戟以弈汝不執德旛翰黎黎旛旛施施公謂大來余

及如茲邑曷不余及第九虞人憐亟朝夕倣惕載西載北

勿掩勿伐若或云畢字而出奇進獻用特歸格藝祖告于大

祝禘嘗受享致其方藝寓逢中囿孔庶鹿鹿原隰既坦

疆理讙讙或作蕃鄭氏大田不搜君子何求有謀有始

周爰止于是第十右從楊升菴本郭宗昌金石史曰

程二氏以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證之皆鑿鑿有據其言

-214 38 947 78" data-label="Text">

真如岳峙不可復撼鄭樵謂為秦惠文後及歐陽三疑

-214 38 947 118" data-label="Text">

皆謬說述謬不足與辨章應物謂為文王之鼓宣王刻

-214 38 947 158" data-label="Text">

詩真如少君古強之徒曾目睹其事也馬子卿以為字

文周時作益可笑 ○國語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

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楚世家曰

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姓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

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大戴禮曰季連

產什祖氏什祖氏產內熊九世至於渠婁鯨出自熊渠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

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案諸書言鬻子見文王年

守殷賈誼書言成王見於鬻子與史班異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

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

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左傳楚子革曰昔我先王

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楚子熊繹

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

成王左傳楚靈王曰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

古史紀年卷十 三

朝諸侯于明堂 增

周書序曰周公將致政成王朝諸侯于明堂作明堂周

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說苑曰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

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

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

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衣朕之

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

有訟獄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

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

也何居之深遠乃會方國于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

而見我之明也淮南子曰克殷踐南祀文王於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

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序天子之

位負斧展南面立率公卿士侍于左右三公之位中階

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

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內之東北面東上

諸男之位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
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
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
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宗周明堂之位
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御覽引周書明堂曰明堂方百
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
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
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
堂中央曰太廟左為左介右為右介大戴禮曰明堂者
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方有四戶辟雍赤綴戶也白綴
二廟也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
戶戶二廟其官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周時德澤洽
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各蒿宮也不晏于春秋曰鏤示民知
下之潤溼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木工之鏤示民知
節也然或以蒿為柱表其儉質也而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
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于成王

古史紀年卷十

三

七年周公復政于王

史記曰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
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荀子曰履天子之籍
負辰而坐諸侯趨走堂下尸子曰周公旦踐東宮履乘
石祀明堂假為天子七年說苑曰周公攝天子位七年
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先見者
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敘士者窮巷官朝者萬人呂
氏春秋曰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
人墨子曰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及七年
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躬躬如畏然

春二月王如豐

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土作召誥惟

二月既望大衍歷曰周公攝政七越六日乙未二十王

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傳曰以遷都之事至交王廟告文王

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

召誥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甲辰惟丙午

肫三越三日戊申日五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

經營越三日庚戌日七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洹越五

日甲寅日十一位成若翼日乙卯日十二周公朝至于洛則

達觀于新邑營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

子明辟王如弗致及天基命定于洛師我允保大相黎水

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允保大相黎水

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又灋水東亦惟洛

食衎來以圖及獻卜孔傳曰澗水東灋水西今河南城

也灋水東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公案

召公既於戊申卜宅庚戌攻位申殷位成乙卯周公方

至而又卜者史記以為復卜申視抑或召公卜洛邑

三日丁巳日十四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日十五乃社

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

古史紀年卷十

康誥曰惟三月哉生魄孔疏曰十周公初基作新大邑

于東國洛周書序曰周公既誅三監乃述武王之志建

邑成周四方民大和會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

于土中不見從取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

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

於是四方諸侯率道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晉書束

皙傳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鶴

波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

洪大誥治此錯簡蘇氏以為洛誥之序前召誥曰越七

日甲子二十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前編

王命為書誥命庶殷即多士之書也書序曰成周既成

侯甸男邦伯亦當有書即今梓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

邑洛用誥商王士王若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

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迹比事臣我宗多遜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方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召詰曰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梓材曰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咨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

古史紀年卷十

既勤敷苗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腹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逃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謂吳氏謂其效以下似洛誥之文蔡氏謂自古王以下乃人臣告君之語金山斷其爲召誥所稱命侯甸男邦伯之辭其序錯簡在康誥之首而衍王曰封三字釋史從之今按其語意亦不甚合姑存其說使覽者詳之

王如東都諸侯來朝

書大傳曰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周書序曰周公正

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于草泉陰降慘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于草木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

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周正歲首數起于時一而成于十次一為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驚蟄春分清明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朔變服殊號一文一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數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為正易民之視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草木萌動雨水之日續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鷹化穀雨之日萍始華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穀雨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為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立夏之日蟣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反舌無聲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半夏生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辟又五日鷹乃學習大暑之日腐草化為螢又五日土潤溽暑又五日大雨時行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

古史紀年卷十

五

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元鳥歸又五日羣鳥養羞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始蟄又五日水始涸寒露之日鴻雁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化為蛤又五日菊有黃華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雉入大水為蜃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大雪之日鶡鴠鳴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小寒之日雁北向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雊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鶯鳥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又曰周公制十二月令篇闕

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

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

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

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

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諸侯在廟中者仍然淵其志和

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先君

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

詩序曰清廟祀

文武之風也夫召誥曰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陞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陞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暑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父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

古史紀年卷十

五

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洛誥曰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

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隸民彝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旻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泄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茲祀王曰公功隸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己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

古史紀年卷十

五

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邁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

孔傳三統歷並以爲十二月晦今以三月三日丙午推之

戊辰在三月二十五日則十二月晦不得有戊辰而烝爲仲冬之祭當在十一月與作冊逸誥非必一時疏謂是年閏九月

徒臆說耳

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

入太室禋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

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史補敘年月於終蓋云周公攝政之七年十二月也吳氏以為

周公自留洛之後七年而薨非

冬王歸自東都

詩譜曰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周公

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

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

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

歸處西都

立高圉廟

國語展禽曰高圉太王能率稷者也故周人報焉

